



爱情长跑
催人泪下

08 第一次约会

9分的结局。

原本我与凌一尧约好，高考成绩出来就互通信息，但我一直没有，因为我没脸向她宣布自己的失败。有天深夜11点，凌一尧突然打电话过来问：“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？”

我说：“数学考砸了，没达到本科线，不好意思告诉你……”

她“噢”了一声，又问：“那你不关心我的成绩？”

“当然关心！可你肯定不会考砸的，你从来就没考砸过。”

她冷冷地说：“万一呢？”

我顿时紧张起来，问道：“那你考得怎样，考砸了吗？”

“当然没有！”

无论试卷多么难，真正的学霸都不会把它们放在眼里，凌一尧的数学考了90多分，超过了一本线。

凌一尧说：“我爸妈还没睡，到了学校咱们再讲。”

凌一尧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学生，是长辈的骄傲，老师手中的王牌，同学中的佼佼者。父母对她寄予厚望，家教极其严格，禁止她在大学毕业之前与任何人谈恋爱。

想到这里，我不禁苦恼万分。

填报志愿的那天，几家欢喜几家愁，我属于“愁”的那一帮。

按理来说，我这种专科选手没有必要参与本科批次的志愿填报，但班主任非要我赌一下。他说：“说不定哪家本科院校降分录取你呢？”

好吧，兴许有可能呢。

当别人捧着一堆资料争论清华和北大哪家的伙食好一些时，我与几个哥们儿坐在教室角落里玩扑克牌，假装与世无争，却驱散不了心中的懊恼。陆续有不明真相的家伙过来搭讪：“嗨，扬哥，考得怎么样？”

我一律以“滚”字作为回复。

这次高考大乔显然超常发挥了，尤其是他一向头疼的数学，竟然考了50多分。当他不知趣地跑来询问我报考哪所名牌大学时，我说：“滚！别让我看见你。”

“圣旨下！”他嬉皮笑脸地凑过来，把一张字条丢到我面前。我打开一看，一行清秀的字展现在眼前：“你出来一下。”

人生中的第一次约会就这样来到了。

我丢下扑克牌，快步走出教室，远远地看见凌一尧站在花坛旁边，我一露面她便转身离开。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，一直走到美术考生画室旁边的天台上，这里人迹罕至，可以俯瞰校园一隅。

我们交换各自的考分条，又归还给对方，我郁闷地叹息：“你挪10分给我，成不？”

她说：“你得打个欠条。”

然后我们傻呵呵地笑。

“我没达到本科线，你不用兑现约定了。”我沮丧地说。

但凌一尧抿着嘴巴摇头，笑意盈盈，她说：“这一年你已经很努力了，有没有达到本科线已经不重要了。”

我有些迷茫，不太明白她的意思。

她看着我一言不发。

我这才猛然醒悟，开心得手舞足蹈，恨不得把她抱起来原地转几圈。2003年夏，在学校画室的天台上，我与凌一尧正式开始恋爱。

我考的分数可以让我录取到一些较逊色的二本院校，但更适合填报好一点的大专。对我而言，具体哪个学校哪个专业都无所谓，只要离凌一尧近一些就行。于是我拿着一所大专院校的录取通知书，和她一起踏上前往南京的大巴。

我和她的学校不在同一个区，有半个小时的车程，平时约会不是什么难事，每个礼拜要见两三次面。

大一的课程比较少，我们上学期一直没心没肺地逛荡着。混日子对我而言就像冬天晒太阳一样轻松惬意，但凌一尧不同，她无法原谅自己虚度光阴，寒假时突然提出要打工，美其名曰“勤工俭学”。

我问道：“你准备打什么工呢？”

凌一尧在家是千金宝贝，在校是天之骄子，接触社会的机会并不多，她苦想了好几天，最终给出的答案无非是洗碗端盘、发传单之类的活。

“就这点儿创意？”我嘲笑她。

她噘着嘴说：“可我别的什么都不会呀。”

“你知道我爷爷是干啥的吗？”

她迷茫地摇头。

（摘自《与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）

高三的历次月考，我的成绩呈现逐步上升趋势，名次由垫底冲向前列，一度被誉为“种子选手”。甚至有一段时间，我反复思考以后我上大学到底该选择清华北大，还是复旦同济。

但事实证明，我想的太多了。

那一年，江苏省突然宣布采取“3+2+X”的高考制度，数十万名考生仓促地奔向考场。数学科目的试卷尤其莫名其妙，总分150分，全省平均分却是68分。而我在考场坐一个多小时，仅仅考了38分，尽管其他科目都考了高分，却无法逆转离本科线还少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11 五脉掌门的过去

手段、不同的材质，变化都不同。只要检验土的颗粒成分，大致就能判断出其真伪。盗墓贼挖开一座坟墓，偷了里面的明器，而挖出来的那些几百年老土，就被这些人给收走了。老土弄回来以后堆到一个坑里，不同年代的不能混堆，然后再把废品埋进去浇上催化剂，一般埋上几年，这老土跟新器就粘紧了，看不出一点破绽。

忽然咔嚓一声，白光闪过，原来是钟爱华拿起相机给我拍了一张照。我问这种环境你能拍出什么，钟爱华说：“说不定以后给五脉修史，这一张也是历史文献呢！”

“给五脉修史？听起来你似乎对五脉的历史很关心嘛。”我随口说。钟爱华趴下来得意地说：“那当然了，关于明眼梅花的资料我可搜集了不少。如今五脉的掌门人和我们郑州可是渊源颇深呢。”

“刘一鸣？”我心里一颤，“他跟郑州有什么渊源？”

钟爱华侃侃而谈：“那还是抗战刚结束时候的事了。五脉掌门之位空悬，五脉里的红字门和黄字门都想争这个位子，互不相让。两门的实力旗鼓相当，斗了几次都不分胜负。为了避免内耗过大，红黄二门各出一人，分

赴河南、陕西两个文物大省。哪一门能拿下重镇，哪一门的人来做掌门——这就是当时古董界盛传一时的‘豫陕之约’。没想到红字门和黄字门的老一辈都没出动，两门不约而同地派出了年轻人。红字门派出的是刘一鸣，黄字门派出的是黄克武，他们都是天才。经过抓阄，去西安的是刘一鸣，黄克武来到了郑州。

“那时候抗战刚结束，河南民间散落了很多古董，古董市场非常混乱。黄克武疾恶如仇，自身还有功夫。他到了河南以后快刀斩乱麻，一口气接连挑了好几家有名的铺子，寻回了五六件宝物，声威大震。河南古玩界的人非常紧张，七家古董大铺的掌柜联手在郑州最有名的饭庄豫顺楼办了个赏珍会，请黄克武出席，试图遏制他的气焰。”

“那么这场赏珍会上发生了什么？”

钟爱华露出遗憾的神色：“只知道一开始黄克武大占上风，连破十宝。七家大商铺的掌柜抵挡不住，连夜从开封请来一名绰号阴阳眼的高人，他与黄克武斗了一出刀山火海。据说这位高人以较大代价，终于逼退了黄克武。黄克武之前话说得太满，只得黯然下了豫顺楼，连夜返回北平，而刘一鸣那时早已

收复陕西群雄。这掌门之位，自然就落到了红字门手里。”

“那个高人是谁？”我好奇地问道。

“这人什么来历、什么身份没人知道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天生一对阴阳眼，能看透黄泉来路。可惜阴阳眼当天回到开封就死了，那七位老掌柜如今也都过世了，亲历者只剩黄克武一个人，再详细的情况，恐怕只能去北京问那位黄老爷子了。”

就在这时候，车子忽然减速，远远地看到一个村庄，大概那里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了。

我和钟爱华在卡车转弯减速时先后跳了下去，等车子开远后，我们猫着腰从麦田里趟过去，从另外一个方向钻进了村子。

月光很亮，不用仔细辨认也能看清环境。这村子是老自然村，村里大多是红砖瓦房，也夹杂着几间歪歪斜斜的土坯屋，大部分村民已经睡了，四周静悄悄的，连狗叫的声音都没有。

我站在路中间，指给他位于右侧的一个农家小院。院子外长满青苔的土坯墙壁很低，钟爱华趴在墙头往里看去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。

（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）

“他们……他们运这东西干吗？盗墓？”钟爱华战战兢兢地问道，尽量不让自己接触到这些土。

“不，这是为了做旧。”我说。

鉴定文物的一个重要手段，就是看器物缝隙里残留的土壤颗粒。一件东西在土里埋得久了，会和周围的土壤产生化学变化。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埋设